

从治疗到关怀,作为完整个体的“我”期待被看见

——谈电影《小小的我》折射的医学人文关怀

《小小的我》是一部极具医学人文色彩的电影,它通过男主角刘春和(易烊千玺饰)的故事,展现了脑瘫患者在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影片不仅关注刘春和的身体残疾,更深刻探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社会融入的难题以及对尊严的坚守。

尊严与独立 超越疾病的个体性

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虽然身患脑瘫,但影片并没有将他单纯作为一个需要同情的弱势群体来呈现。相反,导演杨荔钠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真实的情境刻画,让刘春和成为一个充满个性与独立性的角色。他在影片中有对母亲的不满、对女孩雅雅的爱慕、对生活的不甘,他并非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深刻感知自己命运的“参与者”。这种描写体现了医学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尊重每个患者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和内心世界。

影片揭示了脑瘫患者与普通一样有梦想、情感和愿望,他们的身体或许不同,但内心与情感却没有任何区别。医学人文的核心之



一,正是要看到患者的完整性——不仅仅是疾病的治疗者,更是全人关怀的提供者。刘春和追求独立、奋斗目标的坚韧,与所有人类追求尊严和自由的愿望相通,这种跨越疾病的共鸣,不仅令人动容,也为社会上对残疾的偏见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接纳“不同的身体” 社会偏见的挑战与反思

《小小的我》也毫不回避地呈

现了社会对残疾群体的偏见。刘春和在公交车上遭遇的冷嘲热讽、在咖啡店面试时被当作“工具”利用、甚至在爱情中被旁人异样的目光打断,这些情节让人不禁对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产生深思。在这些困难面前,刘春和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去表达自我价值,挑战那些限制与偏见。

这些情节从医学人文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对残疾患者生理障碍的呈现,更是对他们在人际交往、情感表达等方面所遭遇的“社会障碍”的揭示。社会如何接纳那些不同的身体?我们是否在无意中通过偏见和歧视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群体的痛苦?电影通过这些深刻的问题,向观众传达了“尊重”和“包容”在医学与社会健康中的重要性。

理解与支持 患者康复和心理成长的关键

影片中,刘春和与母亲、外婆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关于医学人文的反思角度。母亲的严格管控和外婆的无私支持,反映了家庭成员在面对脑瘫患者时的心理和情感冲突。母亲一方面想

为刘春和的未来做出规划,另一方面却因怀二胎而忽视了长子的需求,这种矛盾和挣扎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在面对特殊情况时不可避免的内心冲突。

外婆的角色则体现了另一种医学人文精神:无条件的关怀和理解。她支持刘春和追求自己的梦想,给了他自由与空间,成为他通往社会的桥梁。医学人文关怀不仅仅体现在专业的治疗手段上,更体现在家人、朋友、甚至社会对患者的理解与支持中。家庭成员的情感释放和接纳,是患者康复和心理成长的关键因素。

尊严与自由的讨论 医学人文的深远意义

《小小的我》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脑瘫患者的电影,它还是一部关于尊严、自由与理解的作品。影片通过真实、细腻的刻画,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脑瘫患者在社会中挣扎与坚持的故事,更让我们反思如何在医学实践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医学不应仅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应关注患者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情感需求、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更为全面的照护,尊重他们作为“人”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病人”。

何念

■医患故事

以梦为翼,向阳而生! 7岁骨肉瘤小患者拥抱希望新年

“看到哥哥姐姐们充满活力的表演,希望自己可以快快好起来,早日回到学校和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在湖南省肿瘤医院骨软组织科举办的迎新年活动中,年仅7岁的骨肉瘤患者茜茜(化名)在心愿墙上写下了新年寄语。这个简单却充满力量的愿望,映照出医护人员的努力与关怀,也为节日的病房带来了特别的暖意。此次活动以“童颜绽笑迎元旦,三保护航梦扬帆”为主题,由医院院长向华、科室主任李先安、护士长龚钰及医护人员,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与患者一起辞旧迎新,传递爱与希望。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发声新年快乐……”活动在志愿者演唱的《新年快乐》中拉开序幕,医护人员和患者们被这青春洋溢的氛围感染,纷纷加入合唱。一时间,歌声交织,欢声笑语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紧接着的击鼓传花更是将共融共乐的氛围达到了高潮。当鼓声戛然而止,被选中的患者带着些许羞涩与勇敢走上前,有的献上一段妙趣横生的绕口令,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有的则表演了诗歌、京剧等才艺,赢得了阵阵掌声。每一位参与的患者都能获得一份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礼物上那温馨的鼓励与祝福话语,如点点星光,照亮了他们的心间。

7岁女孩茜茜的康复历程正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理念的生动体现。半年前,茜茜因右大腿剧痛被诊断为右股骨中段骨肉瘤。基于“三化三保”理念(即推动治疗“微创化、内镜化、介入化”,同时“保疗效、保器官、保舒适”),骨软组织科主任李先安教授带领团队为茜茜实施了高难度的全股骨切除及假体置换手术。

手术采用个体化3D打印技术,结合传统假体设计,历时6个小时,团队专家为茜茜精准截骨实现肿瘤完整切除,同时最大程度保留膝关节功能。目前,茜茜恢复良好,已能下地行走,正在一步步接近她的新年愿望。

向华院长表示,医生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不仅关注治疗效果,更注重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像茜茜这样的孩子,医院希望通过精湛的医疗技术和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战胜疾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追逐梦想,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李先安教授提醒,骨肉瘤多见于10至20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若身体某部位出现不明原因的肿块、疼痛且持续不缓解,尤其是夜间疼痛加剧,或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等症状,应尽早前往专业医院骨科就诊,避免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通讯员 彭璐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去世 最后两年时光在临终关怀中度过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于2024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100岁。据媒体报道,在他去世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卡特一直在家中接受临终关怀。随后,卡特家族公开分享了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琳·卡特的临终关怀经历,这一举动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了临终关怀的价值。

临终关怀是为垂死患者提供的一种医疗照护,其核心目的是缓解患者的痛苦,帮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尽可能的舒适,而非治愈疾病。圣路易斯大学医疗伦理学副教授哈罗德·布拉斯韦尔博士指出,临终关怀不仅仅是医疗照护,还包括心理社会和精神支持,以及协助日常活动。

近年来,吉米·卡特的健康问题逐渐增多。据报道,这位前总统于2015年接受了肝脏肿块切除手术,之后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瘤,并且癌细胞已扩散至大脑多个区域。经过手术以及数月的放射治疗和免疫治疗,卡特的癌症被治愈了。然而,此后卡特出现了脱水症状,并摔倒了数次,导致

髌骨骨折、骨盆骨折和其他伤害。卡特的孙子杰森·卡特提到,祖父的信仰和坚持帮助他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在2023年11月,卡特77岁的妻子罗莎琳·卡特也进入临终关怀医院,并在几天后去世,享年96岁。

卡特夫妇的临终关怀经历被公开,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经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关于临终关怀的全新视角。华盛顿特区美国临终关怀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安吉拉·诺瓦斯表示,卡特家族的经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临终关怀,并引发了更多的讨论。

临终关怀不能替代疗养院护理或其他住院护理,其目的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减轻患者的痛苦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根据美国临终关怀基金会的描述,临终关怀通常提供门诊环境中的照护,包括私人住宅、疗养院或长期护理机构。只有在患者生命只剩六个月或更短时,他们才有资格接受这种护理。布拉斯韦尔博士特别强调,临终关怀的重点是为患者提供安慰,而非继续进行治疗性干预。

作者:梅丽莎·鲁迪